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丹十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九十一人

錄見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不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陰珏和尚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昌白雲滅禪師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廬山治父山和尚

新羅慶歆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四川布水巖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

廬山羅漢池隆山主和尚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見一人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

繞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維州化城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二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

興元府青剗山和尚

京北保福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十一人見錄

踈山證禪師第二世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檗慧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

筠州五峯山行遺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道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尚

筠州黃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檗山羸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滿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見錄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新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

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卿州善雅和尚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魏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州龍谿和尚

桂陽志通禪師

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

祥州大巖白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

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

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

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

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師乃投誠入室

便禮雲居為師後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

那曰此間不者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

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未陞階便

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

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

身師乃上階禮拜夾山又問闍黎與什麼人

為同行師曰水上座曰他何不來看師曰

月十

五

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窻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麼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

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
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
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釀茶三五
碗意在鑽頭邊夾山曰瓶有傾茶意籃中幾
箇甌師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
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又問曰大衆鶴望乞
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
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
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
皆仰歎師後回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
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蘇欺君不得非當之旨人焉度哉問道無橫
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取侵去師以
拄杖驀口拄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
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
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
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云不
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
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
玉兔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抵待師
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
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
要踢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
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
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
官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
曰闍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

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
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
小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好問迷頭認影如何
止師云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
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
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
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
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
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
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
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問金鷄未鳴時
如何師曰夫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
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
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

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闍空曰
便請商量師曰周巾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
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厠坑子問學人不
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
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即今事作麼生曰隨
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
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
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恁麼即學人
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
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
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
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

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
水師曰入口即撲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
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
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
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
曰我不問者箇人曰恁麼即某甲未曾祇對
珍重師後住兜率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
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
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學人向什麼處立
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范陽人也久入

第十

世

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

以臘高居堂中爲第一座屬曆和尚將臨順
寂主事僧問誰當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
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
舉第二座爲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
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密承師
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
主事僧等不愜素志周循規式師答其情乃
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
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
云和尚來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
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
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
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
蛇子爲什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

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于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世第三問無佛無衆生

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

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

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

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

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

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

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

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

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

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

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

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

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

後住百丈而終

明州德山和尚世第七問路逢達道人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只恁麼僧良久師

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

云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世第三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

師曰既相逢為什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

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
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
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
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者一椀茶裏師
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
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
柴頭麼師便作輪推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
井底豎高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
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
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
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師道師云不對
君王好與二十棒

丹十

十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世第四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不鑑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
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鑑照師便打問
如何是一九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陰珏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
也無師曰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
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
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
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
謂衆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
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
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

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問古人道
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
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
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愁作麼問
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
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
好問如何指示即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
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
什麼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
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期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
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
甑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
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
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

十一

十二

曰啞得我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
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
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
是妙明真性師曰寬寬莫搯損師上堂良久
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
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
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
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時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
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
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
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
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者裏無人作
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
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
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
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
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
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
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
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
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師
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
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

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磔盤問十峯萬
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峯無雲
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
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
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
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
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師曰柴
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
曰金欄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
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
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
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

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鷄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觀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

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梳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眾曰

一片凝然光燦爛 擬意追尋卒難見
炳然擲著豁人情 大事分明皆總辦

是快活 無繫絆 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了悟第二世住先住荷玉山問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

卅十

十四

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曰眾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

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

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

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真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

曰真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

師曰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卅十

十五

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師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問久嚮廬山石門爲什麼

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逢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香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花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

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

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

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

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

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何誰無問如何是

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

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花開師嘗著真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

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

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飽叢林問

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

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燈問和尚百年

丹十

十七

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

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

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

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僧應諾

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

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

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

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

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

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故本來名箇

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

箇甚麼曰只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
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
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
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
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
姓箇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
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
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
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
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
見底浮浪足噴岫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迥透
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
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來師曰石

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噉日中草

前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威禪師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路逢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
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
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
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
不引人間韻知音肯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
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
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洞山第
三世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
師曰越國君王不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
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
空霄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
爲人處師曰殷勤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
身爲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
戶盡逢春師有偈曰

龍光山頂寶月輪 十九 照耀乾坤爍暗雲

尊者不移元一質 千江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
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
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屬夾山和

尚示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
氏出城迎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
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
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
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

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
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
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
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
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
寺再闡玄風上堂示徒曰瑠璃殿上光輝之
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
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
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問月生雲
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花鼓好好大哥
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
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徃來遊子罷
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

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
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徧握乾坤石人在曰
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
看取金鷄豎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
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
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
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
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
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鳥爲飛
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櫳因
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
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一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茫茫問如何
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菡戶絕知音

十

十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
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
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
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
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
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攏摠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
者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
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十

十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
三冬花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師乃省悟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采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蝘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

通祕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惟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椀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醻昔因當雜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南北東西去也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花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寒暑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當後榮顯爲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併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 父母爲修蓋 住來八十年 近來覺損壞 早擬移他處 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 彼此無相礙 跏趺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并十

并三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又值愁愁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峯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樓欄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

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請
說法要師請於每年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
白大會逾月而散天台光明大師將辭歸山會始於師也
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延請為寶山院
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慙慙懸記應矣師上

堂謂眾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話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

還肯麼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汝道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

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為隱跡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剋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

二十

踈山證禪師世第二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甚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

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
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
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
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
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
色中混融卅十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
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三十五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十問一藏

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
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手中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師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
空王殿上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
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
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等凡七

人各從參嗣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
眼贊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
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芒明照禪師詎曰違
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
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
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
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
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平且世間
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
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
接之欵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
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開津嚴緊乃謂守吏
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
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

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時
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
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畱塞虛空汝
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
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祇對和

尚語甚竒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
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
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
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第二世終于本
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
是佛師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
來師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
人履踐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
師曰驢面獸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

升十

十六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
耀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
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

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花問和

尚還愛財色也升十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

什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

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者

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

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葢冷飯曰又

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世第三問失路迷人請師

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

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

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

庫內無如是乃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

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

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

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

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玉兔聽繞須彌問曰

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

曲水流運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

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

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

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

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世第一魏府人也姓韓氏

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疎山之室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適然蕭韶外六

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

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

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黎從什麼

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

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

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

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合城士女奔走至院

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

發塔觀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闍維

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
龍頭蛇尾腰間一劍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
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
任牧守母因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
博通羣書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
禮廣度禪師彼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
安禪師安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
事有僧辭樂普普曰四面是山關黎向什麼
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
即從汝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
園中師怪問曰上座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

丹十

三十九

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
不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踴師
囑之曰祇對和尚時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
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
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
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
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
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禮重後歸
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創永安禪
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
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
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
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
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躡

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藥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
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
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
後如何明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夔道被
昭宗蒙塵之亂以晉開運丙午歲冬鳴捷椎
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
九臘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

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
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
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
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鷗隨箭落李廣不當
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

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
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
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
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

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

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

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

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

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

樂普底汝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三十夾山亦不

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

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

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

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鬪牯

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家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

師曰什麼物十一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拈不出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

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掛

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門切忌更嚼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林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雖則互凝呈瑞色太陽輝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諸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

并十

三五

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畱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

南山路仄東山低 新到莫辭三擔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 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羅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 貌古年復少 相看陌路同

論心秋月皎 壞衲線非蠶 助歌聲有鳥

城闕今日來 一漚曾已曉

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謚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